

戎馬關山話從頭

張儒和

——憶「穿草鞋」的戰友

北平前門悄悄上車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傍晚時分，北平前門東火車站一座僻靜的月台上，我們二百二十個軍校初試及格新生，搭上南下火車，沒有親友送別，更沒有歡送的場面，就這樣悄悄地辭別我生長十八年的文化故都。

距所謂「何梅協定」簽訂不久，華北「特殊化」正逐步實現，中央黨政機關和軍隊已撤離平津，日人軍事刁難，處處進逼，竟連中央軍校的招生也橫遭干涉。中央軍校這次招考十二期的入伍生，是戰前在北平最後一次招生，我趕上了。八月初舉行報名和初試，地點在西城三龍坑中國大學，原來是王府官殿的大校園，容得下幾千人。初試三天，頭一天體格檢查及口試，就淘汰了不少，接着進行兩天的筆試，到後來好像祇有一千多人參加了。

記得國文試題是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英文作文題是「The duty of every citizen」，黨義和史地以申論和問答題為主，數學、理化都在高程度範圍，外文除英文外，還可選考法文、日

文，這多半是方便中法大學、孔德中學及東北流亡學生的措施。

初試正取一百八十名，備取四十名，共二百二十名，先到中國大學報到，集合編隊，宣佈注意事項，規定大家少帶行李，行動要保密，臨了發一布質符號上書「中央軍校初試錄取某某」，要大家上車時才能佩帶。跟我一起報考的同班同學劉奎龍沒有考取，很難過，他平常功課比我好，不知那裏出了錯。

另一位同學胡恆一，自己不願考軍校也反對我報考，要我跟他上中大哲學系，我覺得他有點怪，思想似乎左傾，不願理他，後來我取了，他又勸我不要學步兵，最好學軍樂，他怎麼知道軍校有「軍樂」科？真是怪事。

說實在的，我並不是胸懷大志才投筆從戎，也不是爲了謀求出路想當職業軍人，我不知道幹軍人會有什麼前途，根本也沒有計較過什麼學資和學位，簡單的一個想法就是考軍校可以實現「抗日救國」的宏願。在北平當時那種近乎窒息的氣氛下，我實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只知道考軍校是報國的唯一途徑，何況「革命的黃埔」是那麼吸

引人呢！

入伍生大操場鋤草

到了南京，駐在馬標營房等候複試，南京考區是全國青年精英薈萃的地方，初試錄取的比北平多好幾倍。複試在軍校校本部舉行，和初試一樣，連續三天。這次國文題是「岳武穆說：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，試申論之。」容易發揮，其他幾科考的還都可以，幸獲錄取。放榜之日，約好幾位朋友去遊長江邊上的燕子磯，到得崖上，有一大牌上面寫着：「想一想，死不得！」當時若是落了榜，說不定就有這個念頭，但怎麼說也不會再回北平了。那時通信兵學校、防空學校、學兵總隊（化學兵學校前身）都在招生（後來統一學籍，同時報考的都算軍校十二期）報國的機會還多得很。我僥倖錄取，慶幸已達願望，趕緊寫信報告家人和關心我的親友：「我已進了黃埔！」

九月二十八日一大早，趕到南京光華門外通光營房報到入伍，一個團的營房，容納我們六百五十人，顯得很寬綽，寢室、教室、飯廳、浴室

、康樂室都很齊備，第十二期入伍生團轄二營六連，每連一百零幾人，當天到齊編班，剃光頭，換軍服，從此由「丘九」變成「丘八」了。

入伍的前三天，除了集合整隊，講解內務規則，整理內務之外，就是大規模的剷草工作，整個操場有個小飛機場大，分配地段，各營各連一齊開動，陣容真够壯觀，大太陽下蹲着剷草，個個手上磨的起泡，兩臂痠痛，三天下來，操場上寸草不留，光光淨淨的一望無際，當時心裏有股說不出的滋味，也無人解釋做這種單調的工作是爲了甚麼，我自己想大概是給我們一種磨練，來個下馬威吧？

聽說有人不幾天就開了小差，來台後，有一次與某將軍談起來，他老兄說他就是那時離開通光營房重考中央政校的。還有北平同來的楊天雄，原是南開的足球健將，也溜了號，後來投考航校在小營入伍又遇上了，抗戰中期，楊兄任空軍中美混合大隊中隊長，奮勇殺敵，三十三年不幸失事殉職，令人惋惜！

我們連上另有一位浙大的同學，很出風頭，名字記不得了，早點名時也發覺失蹤了，這類事大概有十幾起，學校少不了追究保證人，也是一次剷草的收穫吧！

草鞋之妙鋼盔之苦

入伍第一天練習着裝，最新鮮的事是穿草鞋，我在北方長大，從來沒見過這玩藝兒。領到了草鞋布袜，請教穿過的同學，怎樣鬆緊適度，不磨脚趾頭、不打脚後跟，穿起來出操打野外，就

怕碰上尖刺硬石，穿破脚心，那就有得受的，幸好幾天下來漸入佳境，因為通風爽足，香港脚不藥而癒，到現在遇到「草鞋朋友」還津津樂道呢！

除去草鞋以外，還發有一雙翻皮長統皮鞋，是配合外出服穿的，鞋底釘有鐵釘，走起路來咯咯吱吱的響，尤其整隊走在南京的石頭路上，更是驚天動地！班長陳道友最會引經據典說故事，他拿着皮鞋問大家鞋底共有多少釘子？沒有人能答得出，他說將來考陸大時，一定會有這樣的問題，信不信由你，唬的我們直發楞。

初次戴鋼盔覺得好神氣，但是戴得久了可不容易，那要靠工夫，先發的是英式老鋼盔，像個圓底面盆，裏面是毡底皮墊，南京的臭虫是出名的，雖是新營房新傢具，也不能倖免，最難過的是頂在光頭上的鋼盔，太陽一晒傳熱最快，藏在裏面的臭虫也跟着肆虐，盯住了光頭不放鬆，立正姿勢，誰也不敢動，我們「頂天立地」的工夫就這樣練出來了。後來升學換了德式鋼盔，雖不若現在的美式鋼盔舒適輕便，但也比那英國「面盆」好看實用，也免得受臭虫的欺負了。

韓籍同學被迫轉調

入伍不多久，連上來了十幾位黃皮膚的異國學生，都不大懂國語，有會日語的同他們談起來，才知道是韓國人，是韓國革命領袖金九保送來的，沒有幾天，又都走了，後來才知道是日本人抗議搞鬼，被迫轉到別處去受訓。

十一月初，要塞砲兵學校轉來一百位同學，

到分科時，洛陽分校來了一批學員，階級最高的是少校，其中不少當過排連長。另外從航校停飛的前期學長也先後轉來兩起。等到七七事變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二十幾位同學，集體回國轉入本期繼續受訓，更加壯大了我們的陣容，其中有位章佐奇同學，近年在美病逝，就是名演員甄珍的老爸。

入伍生團團長是唐光霽少將，保定軍校畢業的標準軍人，帶學生主張「人格教育」，禁止打罵。教育長先是張治中中將，很會講話，一席「開明專制與絕對服從」，說的頭頭是道，令人覺得軍事管理是應該嚴的，軍隊要勤教嚴繩才能打勝仗。後來張教育長調任京滬警備總司令，新任陳繼承中將（來台任國大代表，前年病逝），就沒有張會講話，集合時祇是宣讀校長 蔣公訓詞，沒有什麼大道理好講。

不打不相識的交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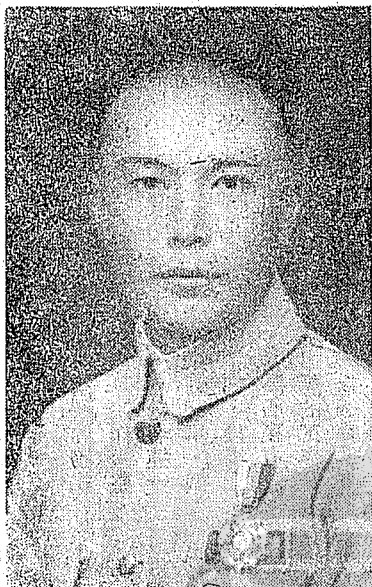
儘管唐光霽團長主張人格教育，也講領導統御，但有些幹部就是改不了老毛病，還有「不打不罵不成軍」的老觀念，套句時代語說，我就遇上這種「糗事」幾乎幹不下去，事情發生在年終校閱前，連值星官王駿排長（湖南人，軍校七期），利用下課十分鐘時間集合隊伍，我嘴裏含着一塊糖被他發現，叫我出列把糖吐出來，還要罰跪，我認爲自己並沒錯，祇是相應不理沒有即時跪下，這下觸怒了王排長伸手就是一個大巴掌，我當時不知那裏來的勇氣，擋掉了來掌，接着回上一拳，王排長打人成了習慣，不料想會遇上我

這種不更事的小子，真下不了台，幸虧連長出來制止，沒有發生意外。接着上一堂課，我沒心事聽講，心裏一直盤算着如何善後，是等着關禁閉、交軍法，還是趁夜開小差？

下課後被連長叫去連訓帶勸要我聽候發落，不可輕舉妄動，同學也紛紛勸慰，叫我安心。這種事關係軍紀的尊嚴，說大可大，說小可不小，大可以交軍法，判個「暴行犯上」，不僅開除學籍，還要坐牢，再小也不可能不了了之。

校閱過後一天晚點名，連長集合宣佈命令，講解校訓「親愛精誠」的意義，說着說着叫人拿來戒尺，打了我十下手板，以示儆戒違犯校訓。同時還有蕭崇清同學（西藏籍，曾在康藏工作，後隨達賴逃印，數年前在巴西病故），因為在同教尉房和營部副官打架，也捱了十下手板。

捱了打還要向王排長悔過道歉，到了王排長房間，他表現最佳氣度和風度，盡釋前「嫌」，他表示今後不再打人，一定本着「親愛精誠」的



本文作者早期的照相

校訓與同學相處，聽了王排長一席話，內心好感動，深悔自己過於衝動和魯莽，好在王排長能寬宏大量，使我安心不少。果然「不打不相識」，分科後王排長當我的排長，升學後又當我的區隊長，直到畢業，彼此相處無間。我畢業後帶學生帶兵，從來沒用過體罰，遇事也三思而後行，決不逞匹夫之勇，打排長的這件「糗事」，對我一生影響很大。

分科升級各種課程

入伍第一期教育期滿，舉行學術科考試，接着分科，軍校學生分科不像大學生選系那麼容易，軍校流行一句話：「步工緊，騎砲鬆，吊兒郎當幹交通。」步兵是軍中主兵，需要的多，以前的工兵不但徒步，還要做工，騎兵砲兵有馬乘，穿着馬靴挺精神，交通兵包括通信、戰車和輜重，鐵馬金戈真是天之驕子，那個不想幹？排長說我的器械操好，體格也輕快，勸我學騎兵，結果騎兵沒幹上，編到步兵營第三連，全體由通光營房遷入校部附近的小營營房。

廿五年十月卅一日，校長 蔣公五十壽辰，我們在南京獻機祝壽，也恭讀了校長 蔣公「報國與思親」的手著。十二月十二日，晴天一個大霹靂，西安事變發生，張、楊二逆劫持 領袖，舉國譁然，我們整裝待發，準備參加討逆。直到廿五日，聽廣播知道校長 蔣公脫險到了洛陽，南京到處人潮洶湧鞭炮震耳，人們都跑到馬路上互相奔告，高

興得像瘋了似的。

翌日，校長 蔣公返京，全校師生集合在黃埔路上，列隊歡迎，目睹座車通過，蔣公向兩傍人羣揮手答禮，大家感動的掉淚。不多久，「西安半月記」出版，同學人手一冊，看得嘆息感奮！大家都知道，民族復興離不了 領袖，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絕對正確！

廿六年元月入伍期滿，考完期末考，升為二期學生總隊，由下士入伍生升為中士學生，驻地移到砲標營房。此後正式入學，軍事學術四大教程，都由教官担任，政治、經濟、哲學等課程由著名教授任教，術科有德籍顧問指導，常作野外演習，劈刺則為日式，晨操除了器械操之外，還有國術，鄭曼青大師教過太極拳。

抗戰爆發時的心情

蘆溝橋的砲聲揭開抗戰的序幕，長期抗戰已顯露徵兆，期盼了兩年的暑假，總隊部轉令停止，同學們都希望戰事早日爆發，好一顯殺敵的身手，但也希望有個悠閒的暑假，好回家看看，因為大家存在着這種矛盾的心理，使同學們心情浮躁，加上總隊長調動，新任羅歷戎少將剛到差，陳教育長却又不了解當時同學們的心理，訓話也不中肯，結果一再出事，但當校長 蔣公在廬山發表談話後，大家知道「犧牲已到最后關頭」，終於心情穩定下來。

「八一三」上海戰事爆發，「八一四」笕橋上空激烈空戰，大家的心弦繃得幾乎要斷裂。八月十五日星期天，拂曉前一聲緊急集合號，隊伍

由校部穿過，出了太平門，跑到紫金山麓蔣故附近的金大農場，此處原本是我們打野外的地方，這次却成了我們躲警報的場所。大家在樹林裏紛紛打開收音機（礦石式）聽廣播，得悉華北和上海的戰火擴大，空戰獲勝，大快人心。

緊急警報發出後，聽到飛機及隱約的爆炸聲及高射砲聲，我們配備有輕重機槍，也作了對空射擊準備，找不着目標射擊，真急人！傍晚解除警報，冒着小雨，帶隊返校，聽說校部被炸，彈落何處不得而知，當晚深夜又集合出發，到市郊淳化鎮疏散待命。這一天正是我離開北平的二週年紀念，八年後接受日本投降也是這一天，豈非巧合？

在淳化鎮待命期中，十一期一總隊同學在轟炸聲中舉行畢業典禮，有幾位文學校的老同學，還來不及送行話別，就分發上前線了。沒多久，校部宣布西遷，書籍物品直接由南京船運九江，我們徒步到蕪湖，白天防空警報，夜晚行軍，從蕪湖搭上招商局的江裕輪，西上九江。這是一艘老式火輪船，船舷兩側有兩個巨大的轉輪，航行時烟囪中冒着濃烟，兩輪鼓動前進。

登岸後還是夜行軍，目標為廬山五老峯下海會寺，我們到達目的地，廬山訓練團剛結束不久，這裏訓練環境好，但是目標大，有遭受空襲之虞，又奉令遷往九江蓮花洞附近的譚家畝，這裏有幾所大祠堂，加上自己蓋的草棚，蠻像回事，就弦歌不輟的上起課來，附近有宋理學大師周敦頤的墓園，我們同周夫子作起鄰居來了。

駐譚家畝三個多月，南京失陷，戰火沿江西

上，戰事進行激烈，各部隊需要人員補充，我們得提前畢業，快馬加鞭完成第二學期課業。十月底舉行秋季大演習，與十一期二總隊對抗。演習過後，十一期學長即在九江畢業，給老同學倪懷三（在台退役，現任教職）、趙潔民餞別，大家情緒激昂，雄心萬丈，對抗戰前途滿懷希望。

畢業分發浴血疆場

廿七年元旦是在九江過的，年前舉行軍民聯歡大會，同學們獻演歌舞、平劇、話劇，與民同樂，也作抗敵文宣活動。過了年，乘船去武漢，還是那艘江裕輪（此際已被徵為運兵船），下船後進駐武昌右旗營房，準備舉行畢業典禮。這期間許多名人蒞臨演講，校務委員汪精衛、軍政部長陳誠都曾來校做過精闢演講，尤其汪氏善於表達，說話很動聽，不料却於年年底叛國投敵，真是說歸說，做歸做，表裏不一！

廿七年元月二十日上午九時，大雪紛紛中，校長蔣公蒞臨武昌省政府大禮堂，主持本期同學畢業典禮，剴切訓示抗戰到底的決心，與成功成仁的道理，並勸勉大家要發揚黃埔精神，典禮在校歌高唱聲中圓滿結束。

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是蔣公在畢業典禮中的訓示，也是革命軍人的最高節操，我們畢業後即投身抗戰洪爐，分赴各戰場，浴血殺敵，多數同學參加蘭封會戰，犧牲慘重，同隊同學中大排頭蔣鵬，畢業後回家結婚才十天，就回部隊報到當排長，不幸壯烈犧牲；孫英勵是同隊復興社員

中慷慨捐獻結婚戒指的山東大個，也在同一戰役殉國。朱寶潮在蘭封戰役負傷，轉院到重慶，大家見面不勝唏噓，慨嘆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。」

朱寶潮兄後來傷癒重上前線，我們在偵察班受訓的同學為他餞行，勝利後任青年軍二〇六師營長，戡亂時期在洛陽陣亡。還有一位同學劉源桃，綽號叫大鼻子，在蘭封戰役中大顯身手，十分了得，後來轉到武漢國際宣傳處工作，發揮他多種語文的才能，勝利後隨桂老總（桂永清將軍）轉往海軍，在台退伍赴西歐工作。幾年前中央日報記者蘇玉珍女士曾有專訪報導，曷勝懷念！其他同學在各次戰役中成仁取義的多不勝舉，英名永垂青史，令人欽敬！

風雲際會百戰餘生

從抗戰到戡亂，風雲際會，同學中百戰餘生，汗馬微勞而躋身將級者不下數十人，先後兩任陸軍總司令，和如今總領三軍及翊贊國防的，都是當年一起穿草鞋的同窗，真個是「江山代有將才出，各領風雲數十年。」

屈指算來，從入伍到現在，戎馬關山，整整四十七個年頭，半個世紀快過去了，草鞋朋友們相聚，大家仍有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」的胸懷，我們都深體軍人的生涯是有限的，而軍人的生命是永恆的。

麥克阿瑟將軍有句名言：「老兵不死，祇會凋謝！」就是這個道理吧！

七十一年九月廿八日草成